

党的委託

伊里亞·謝維爾采夫著

新文艺出版社

党的委託

〔苏〕伊里亞·謝維尔采夫著

烏 蒙 譯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曙光集體農莊的黨組織委託共產黨員卡爾達曉夫工程師設計一種新式的堤頂溢流土壩。卡爾達曉夫忠實而又成功地完成了黨的委託。書中通過卡爾達曉夫及其周圍的人的形象，生動地反映了蘇聯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蘇聯人民的熱愛勞動的精神，蘇維埃知識分子怎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及蘇聯人民怎樣隨時隨地和各種不良傾向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此外，從卡爾達曉夫幫助農民戰勝自然災害的事實中，本書告訴了我們科學和農業結合的重要性。這對推動我國的知識分子積極參加農業合作化運動，可以有許多啓發。

Илья Северцев

ПАРТИЙНОЕ ПОРУЧЕНИЕ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譯出

黨 的 委 託
〔蘇〕伊里亞·謝維爾采夫著
烏 蒙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33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6 字數 135,000

1956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數 29,001—32,700 定價(6) 0.60 元

目 次

第一部 在勘探隊裏	1
行軍的生活	1
男孩子們	11
無底壑	23
勘探隊的工作人員	38
黨的委託	48
第二部 在試驗所裏	57
值班	57
最初的日子	67
熟悉水性	78
在試驗所和在家裏	90
鬥爭的開始	105
父親和女兒	121
杜霞和安妮雅	128
鬥爭繼續着	137
雨	146
司徒比興	159
生活在前	169
你好，朋友	176

第一部 在勘探隊裏

行軍的生活

莫斯科的炎夏繼賴着不肯走的春天之後突然來到了，車站前廣場上的樹木匆匆忙忙蓋上了一層粘粘的嫩葉。機車的噴氣給白雲吸引着嫋嫋升上了蔚藍的天空。

卡爾達曉夫夫婦在月台上漫步。離開車還有令人難堪的五分鐘。

“反正我是滿足的，”安妮雅望了丈夫一眼說。“要是你留下來不去，那末你老是會想着勘探。我要你想到不是怎樣離開我，而是想到怎樣回到我身邊。”

火車動起來了。車窗裏探出了許多張因別離而激動的臉。迎面吹來的風把卡爾達曉夫的面頰和額角吹冷了。

再會吧，莫斯科！

*

*

*

在一間有拱門的大房間裏（從前這裏是商會），裝滿文件的卷宗在幾張圓桌子上堆積如山。靠牆放着許多水準尺。

勘探隊員們在房間裏喧嚷着。他們在完成了任務，經歷了辛苦跋涉、忍飢受渴和緊張的體力勞動之後，來到了這所房子裏，據他們看來，在這兒工作就輕鬆得多了，因此也就不由自主地開始略帶粗野地高聲談起話來。

卡爾達曉夫在一張桌子上看見了一塊小牌子：“奧爾洛夫省勘

探隊總工程師托米琳娜”。一個穿着灰色服裝的駝背的中年婦女正把身子僵在一張支離破碎的地圖上面。

“好極了！同志們，我們增添了力量……”也不知道她是在對卡爾達曉夫說呢，還是在對房間裏其餘的人說。她向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點了點頭，表示他們已經認識了。“晚上在旅館裏談吧……”

她說完了這話，彷彿就把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的在場忘掉了。這時，會計員拿着文件的手，已從背後伸到她的面前，女打字員也送上了打好的材料。

卡爾達曉夫加入勘探隊是從出差證明書的登記開始的。保險櫃的鑰匙在尼諾契卡那裏，表格在她那裏，圖章也在她那裏，因此秘書的名稱就像疊句^①之於歌一樣地加在她身上了。

當尼諾契卡正在褐色證書的反面填上“已報到”叁字的時候，卡爾達曉夫瞧着她的烏黑的頭髮和外省人的紅潤的面頰，出乎自己意料地說道：

“法律不禁止十八歲的青年擔任秘書工作是不對的。您正在應當創造生活的時候，却登記起生活來了！請別因直言見怪……”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用手掌撫了撫自己的淡黃色的頭髮。

尼諾契卡的臉紅了。

“說得對！我對生活的希望可不小，不過現在却什麼也不幹。我老是認為反正會來得及的……本來真正的工作就意味着完成繁重的任務，對嗎？在我的工作中有什麼是繁重的呢？只不過地圖箱的蓋子很沉重罷了。”少女沉思着說。“原來專業是分為有價值的和無價值的？”

① 疊句是每節歌後反覆重唱的歌辭。

“不，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每一種職業都值得尊敬，可是把青春在文件堆裏度過，哪怕是在最需要的文件堆裏度過，也是沒有意義的。您不是有着富於彈性的肌肉和朝氣勃勃的感情嗎。把辦公室裏的職位留給五十歲的人去擔任吧。您可以去做拖拉機手、伐木工人或者外科醫生。”

“可是怎樣來決定終生的事業呢？我的一個女友進了財政專科學校。從童年時代起就喜愛機器或者生物學，這是可能的，但是怎麼可能從小就喜愛財政呢？這麼說來，有些專科學校是特意爲那些不能自己決定職業的人纔開設的嘍？也許正是那些對無論什麼固定的工作都不愛好的人，纔能幹隨便什麼樣的職業吧？也許只有傑出的人物纔能自覺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就只好聽任生活的支配吧？我所以說得這麼興奮，是因為這很使我激動，”少女辯護着說。“從媽媽那兒我得不到什麼意見：她對一切都同意，可是這決不是因為我有特殊的邏輯力量。我在中學畢業後馬上就參加了勘探隊，不知怎地他們叫我當秘書。現在我對當時那麼聽話很害臊……”

*

*

*

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裏，又無法過有規律的家庭生活，於是就不能不注意起理髮店和飯館來。這兒的一切都想知道：爲什麼不把房子修好，公園裏的紀念碑是爲誰立的。可惜走路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事情，因此對好問的新來者的態度就冷淡了。

走出主要大街不遠，就到了城郊。那裏，古老的菩提樹在大道上投下了稀疏的蔭影。

葉列茨城聳立在索斯納河的高峻的岸上。斜坡上美麗如畫地遍佈着花園和菜圃。橫跨索斯納河上的橋有一個意料不到的名稱——“卡拉·庫姆橋”。莫斯科和卡拉·庫姆間的汽車競賽隊伍

以前曾從這裏經過。葉列茨人把這件大事牢牢地記在心上並且永遠忘不了它。

葉列茨的居民極其尊敬他們的河流。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用破報紙和雞蛋殼來弄髒河岸。要想在河岸一帶挑選一小塊比較乾淨的地方，那是不太容易的。

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繞過了迷信地迴避着任何詢問和要求的釣魚的人們，走上了平坦的沙洲。工程師腳下的沙子給滲透出來的水浸黑了。

卡爾達曉夫喜歡把空閒的時間消磨在河邊。獨自一人漫步的時候，可以思索不少東西……比如，他這個有經驗的工程師，沒有接受人們的勸告到研究所裏去當科學研究員，却到勘探隊裏來當一名普通的水利專家，看來這是奇怪的。“真是孩子氣，”——工程師申斥自己說，他在心裏却完全贊成自己的決定。哪怕早已一心嚮往於科學事業，可是要走向科學，一定得有些真能算是自己的實實在在的本錢呵。

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這麼思索着，經過一排傾頹的小屋折回城裏。這些小屋旁邊的長凳和草地是市民傍晚休憩的處所。葉列茨是一個可愛的小城；可惜以前從沒有機會到這裏來！

他回到旅館裏時，稍微有些氣促。

托米琳娜在走廊裏迎接了卡爾達曉夫，提出了一個最普通的問題：“呸，怎麼樣？”但不等回答，她就說起來了：

“全是一個個地來，使我不得不每次都做同樣的說明。”她領工程師到房間裏去。“請坐下，聽我說。在您前往勘察的地區裏有不少溝壑。在那些溝壑裏必須修築堤壩來攔蓄雪水和雨水，那麼在每年乾旱的時候，就可用這些水來灌溉了。”

假如總工程師是個男子，卡爾達曉夫馬上就會在筆記本上做

筆記，而現在他却不由自主地仔細端詳着她那晒黑了的臉上的白色皺紋以及梳得光光的頭髮中的幾縷白髮……托米琳娜故意冷淡地要他取出鉛筆和紙頭。

“第一，您應當選定灌溉的地段和堤壩的壩址綫。第二，別忘了聯系。每星期用電話彙報一次。反正我不相信電話會打不通。您將跟西尼津工程師一塊兒出發。預定計劃是這樣：在每一個集體農莊耽擱二天。”

像這樣一個身材瘦小的婦人，更適宜於講“對不起，請吧”或“真的，我不知道”這一類溫和客氣的話。但是，或許在從前她曾經因為過於遷就同事而受到過譴責，所以，她從此就竭力想使自己養成下嚴厲命令的習慣。這樣，爲了克服天生的羞澀而採用的方法——講話時裝出的果斷的樣子，漸漸地便成了她的習慣。在一改往日待人接物時的客氣和不老練的作風之後，她剩下來的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詳盡地清清楚楚地解釋一切，不讓人有一點兒弄錯的可能。

卡爾達曉夫已經站了起來向門口走去，但托米琳娜還叮囑他講：

“您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但這是因為您還沒有開始工作。”

……清晨。卡爾達曉夫穿着汗背心坐在一張粗糙的桌子旁邊。一股涼爽的空氣從打開的窗戶中襲了進來。收拾屋子的女工到門口來張了一下，厲聲吩咐把窗子關上。爲什麼呢？爲了不讓風吹毀玻璃，爲了不讓風把纖弱的花從窗台上吹倒。卡爾達曉夫聽從了，但是馬上又把窗戶敞開了。

“您真的要長久地淘氣下去嗎？”

“是的！”

“那末打壞了您負責！”

“好的，我負責，”工程師順從地同意說。

“您也是勘探隊員嗎？現在大概是要把大家都培養成勘探隊員吧？”她等着是否會跟她扯談起來，但是她白等了：卡爾達曉夫已經在思索着溝壑了。

*

*

*

勘探隊的唯一的一間房間，既是總工程師室、又是辦公室和供給科。

卡爾達曉夫和西尼津彼此匆忙而又含糊地打着招呼，因此連名字也沒聽得清。西尼津爲了想掩飾自己的肥胖，把褲腰帶束得緊緊的，但是沿着皮帶，却更清楚地凸出了兩塊高高隆起的肉。他馬上抓住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的手，把他引到一邊說：

“我建議耗費在每個勞動對象上的時間不是二天，而是一天半。這樣一個月內就會多收入五百盧布。”

這個建議卡爾達曉夫並不中意。他搖了搖頭。

維塔里·列奧尼道維奇詫異地說：

“有一些人喜歡不勞而獲，這是騙子；另外一些人喜歡既勞又獲，這是思想健全的標準的人；第三批人喜歡工作而不善於掙錢，這是熱心家。難道您是第三種人嗎？”

卡爾達曉夫只是用聳肩來做回答。

在對付司機時也不是沒有小小的爭執的。按照標準，勘查每個灌溉地段應領六十公斤汽油，但是司機却硬說必須多帶一倍。這個闊肩膀的魁梧的小伙子站在屋子中間，穿着一套油污的工作服，袖子捲到臂肘。他的發光的雙手散發着汽油的氣味，毛孔中塞滿了垢污，變成了點點黑斑。正像每個精通自己的專業特別是精通和機器有關的專業的人一樣，司機彼得·基里欽科講起話來也滿有把握和從容不迫，而且習慣於同首長親密得不分彼此，並在外貌

的恭敬下隱藏着對每一個不會駕駛汽車的人的微微的輕視。

“汽車已經來了，首長同志！”

可是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對司機的急性子並不喜歡。

“就動身呢，還是閒在這兒？”司機問。

“等我把事情料理好了再動身。”

“早就該把事情料理好呀！”

“基里欽科同志，”卡爾達曉夫嚴厲地申斥說，“請您不要忘掉紀律。明白嗎？那末就這樣：供給科長來以後，我們就裝車，然後，您把車開回車庫。明天早上七點正動身。至於汽車，從您的舉止中我深信將不會有任何毛病，而且定能作好戰鬥準備。”

基里欽科默不則聲地看了卡爾達曉夫一眼，猛地轉過身子走了。

*

*

*

夏天的傍晚，在葉列茨的公園裏總是擠滿了遊人。在陰暗的林蔭道上卡爾達曉夫覺得音樂聲特別的嘹亮。

一開始共同工作大夥就容易認識了。地形測量員吉瑪·拉古特金歡喜用青年人的低音意味深長地談論計件工資和灌溉定額。他認為彼此最容易熟悉的地方要算是賣酒的攤頭了。

“兩杯啤酒，”小伙子用老主顧的口吻說道。

“你請客？”卡爾達曉夫頗感興趣地問。

“我請客！”

“你工作很久了吧？”

“從技術學校畢業後，已經工作了兩年。”

“對行軍的生活習慣嗎？”

“青年人是容易習慣的。”

“熱愛工作的人也是容易習慣的。對嗎？”

“對！呷，祝你健康！乾杯！”

他還跟許多人見了面，跟不少人握了手，並且還跟一個姑娘跳了幾次舞，可是她的名字，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一直沒有機會知道。然而，正是由於這個姑娘，在歸途上，人們就大開起工程師的玩笑來。

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很晚才回到旅館裏。他打開皮夾子，小心地取出了妻子的照片和一個信封。

“心愛的，安妮雅！

你是知道的：我在信裏向來不提問題。讓我們兩人都成為利己主義者，只寫自己吧。我跟往常一樣，很好。你別笑，這是事實。我只是問心有愧——因為我並沒有感到寂寞。不，我老是在思念着你，不過儘管在思念，我却並沒有因此而憂傷起來。思念並不意味着憂傷，而是意味着牢記不忘……請你告訴我們的小沃爾卡^①說，我將帶給他一只金色的大甲蟲。他將等着甲蟲，同時想起了我……”

牆上的掛鐘剛敲七下，就傳來了堅決的叩門聲。門打開了。

“汽車已經開來了！”基里欽科一秒鐘也不停留，跺着腳跟跑下樓梯去了。

對維塔里·列奧尼道維奇·西尼津來說，正像許多上了年紀的人一樣，早晨往往是情緒惡劣的時候。現在他正發着脾氣，因為包裹箱籠，這些本是生活中使人舒適的良伴，而現在，在出發前的忙亂中却成了累贅，必須去注意它們和關懷它們。更可惱的是，不

① 沃爾卡是瓦連丁的愛稱。

是他，而是卡爾達曉夫，將作為首長而有權坐在駕駛室內。他使了一個小小的詭計：走近汽車時，用手按着額角。

“呸，見鬼，頭痛得要炸開來。恐怕禁不起太陽晒了。”

“那麼您就坐到駕駛室裏去吧，”卡爾達曉夫樂意地建議說。

司機沒有開口，注意地斜睨着乘客們。汽車發出嗚嗚的響聲，準備上路了。

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站在後輪上，把一隻腳跨過了欄板。

“開吧！”他習慣地發着命令，打算等汽車開了之後再找個地方好好地安頓下來。

“工程師同志！”基里欽科從駕駛室裏探出頭來看看說。“角落裏防水布下面有我的一件棉襖。要是您願意，把它拿來墊在下面，坐起來會軟些。”

……卡爾達曉夫把雙腳又得很開，用兩只手掌抵住駕駛室的頂篷。他貪婪地望着麥穗低垂的田野。瞧，那個張着大嘴的溝壑真像活人身上裂開的傷口。正向溝壑衝去的雨水的急流，帶走了肥沃的土壤。溝壑越來越寬，越來越深了，從它的兩側伸出了許多狹窄的水溝，侵蝕着大片土地。而這些水溝，日而久之，就有變成溝壑的可能。

卡爾達曉夫凝視着瘡傷遍佈的田野，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時代。他在小時往往悄悄走近陡峭的岸邊，胆怯地向下窺視。他以為在這雄渾的兩岸之間，至少應有伏爾加河流入。他走到蓋滿小圓石和薄薄的沙層的壑底之後，就幻想洶湧的激流怎樣從數不清的裂口中奔流而出。在那遙遠的年代，他曾經相信那些未經考察的溝壑定是第一批死去的人開闢的。而現在，他這個工程師却來實現這個夢想了：把一向枯竭的乾壑變成聚水的溝壑……

*

*

*

區執委會主席格拉依諾夫同志的辦公桌對面的牆上，掛着一幅奧爾洛夫省的大地圖和一幅小的世界地圖。格拉依諾夫從桌後站了起來，緊緊握了握工程師的手。卡爾達曉夫覺得區領導幹部們還穿着半軍人式的服裝不是白穿的：不知怎地這可使命令聽來更加嚴格，可使採取決定時更加果斷。

“首先必須勘察實力最雄厚的集體農莊，因為建築工程在那裏會更容易取得勝利，這就可以作出良好的榜樣……”格拉依諾夫說着本地口音，一筆鈎銷了工程師們所擬訂的行路計劃。

“對我們來說，接連不斷地勘察各個地段更容易一些，建築的次序不妨等以後再來確定，”卡爾達曉夫反對說。

“在我們區裏，每一項重大的任務都是從主要的集體農莊開始的，”格拉依諾夫威嚴地打斷說。

……夏日彼此追逐着疾馳而去；在車廂裏，在密佈星星的天空下，或是在乾草棚裏，短促的夜間一眨眼就過去了，灰溜溜的清晨隨着起床號來到，那時只覺得沒有睡足，可是洗過臉後，就又朝氣勃勃，精神飽滿。在這輛稍舊的汽車上的行軍生活是匆匆忙忙的：把背囊扔進車廂，跟不知是誰揮手告別以後，住宿地點又變換了。到了一個村子，隔了十分鐘，又結交了另外一批相識。勘探隊員和士兵一樣，不管是哪一所房子，只要那裏招待他們吃飯，歡迎他們，那就是他們的家。

有時候工程師們住在一個村子裏勘查兩個集體農莊，晚上才回到住地會合；有時候則約好碰頭的地點，分住到兩個村子裏去。

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開玩笑說，他已一字不差地背熟了一篇一定得講給主婦們聽的自傳了。維塔里·列奧尼道維奇把這叫做“慫恿招待的報酬”。兩人對因簡短敘述自己而使他們在每一農家中成為自己人這一點，都感到高興。

男 孩 子 們

集體農莊管理處大門上的那把威風凜凜的鎖，可以嚇退隨便什麼人。但是那個八歲光景的男孩子却是知道同村人的習慣的，他果斷地微微提起鎖柄，門就在卡爾達曉夫的面前大開了。空蕩蕩的房間裏只有成羣的蒼蠅在低矮而悶熱的天花板下嗡嗡叫着，時鐘在牆上的招貼畫間溫和地滴答作響。卡爾達曉夫把鎖重又弄成了原來的“不可侵犯的”狀態，便走到街上去了。

一羣淺色頭髮的小孩已經飛奔着去攔截和追趕卡爾達曉夫，一路喊着“您好”。孩子們沒有跑上幾步，就呆立不動並竊竊私語起來。但是卡爾達曉夫有他自己一套屢試不爽的交結孩子的方法：他慢騰騰地打開平板測量儀，埋頭研究起地圖來了。

馬上有一個圈子圍了攏來。孩子們屏住呼吸，低聲重複着各個村子的名稱，歡天喜地地說：

“一點不差！”

“瞧圖上畫了一棵縱樹！孩子們，這是古西納依森林。”

“不錯，它伸展開去了。”

“您姓什麼？選擇築壩的地方嗎？嘿，你！”

“我們把堤壩和蓄水池造好以後，這張圖就沒用了，那就該把它塗上天藍色吧？”

“誰來塗呢？你自己？”

這時候，司機從汽車下爬了出來，頭髮蓬亂，雙手一直髒到肘彎。他要了一小桶水，拿出一塊已給沙子弄得很粗糙的肥皂，把雙手和脖子擦得通紅，默不則聲地用手指點了點要澆水的地方。一個小伙子順從地澆起水來，盡力正確地澆在要澆的地方。

卡爾達曉夫和基里欽科之間展開了一場爭奪孩子的隱蔽的鬥

爭。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的主要武器是一張摺縫處已經磨損的地圖。司機的武器可豐富得多：他掌握着汽車。滿身灰塵的噸半卡車對孩子的心是不可克服的誘惑。較胆小的人把麥楷做成的風車塞入散熱器，較大胆的人則爬進車廂，窺視着駕駛室，撫摸着所有的部分——從前輪，直到尾燈。

基里欽科善於利用兒童的好奇心：例如，他自己從來不給輪胎打氣，而只是裝出一副担心的樣子，把卸下的輪胎拋在顯著的地方。有人怯生生地請求：

“可以嗎，我來打？”

司機望也不望，搖了搖頭。

“你力氣不夠。”

男孩子失望地捲起了袖子，指了指突起的筋肉。

基里欽科寬容地慢騰騰地說：

“喲，你也許可以……”

“我呢？我呢？”

于是只好排隊了……

基里欽科寬大地接受了幫助，答應“兜風”。守信是司機的優點，所以他永遠信守諾言，在離去時果真擠滿了一車孩子，他們同意不管多遠都情願步行回來，只要好好地兜一次風。

不錯，卡爾達曉夫比起基里欽科來可差得遠哩！可是工程師身邊畢竟也有隨員，司機把這種隨員硬是叫做“後代”。

“又跟後代搞到一塊兒去了，”他用嫉妬的目光注視着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說。在這時候，三十個圍住汽車的孩子不比二個給工程師拐走的小伙子更引起他的興趣。

再沒有比這兩個年輕人更可靠和更熱心的助手了，他們準備

爲攜帶卷尺的權利發生爭吵。假如再叫他們按照口述筆錄羅盤的度數，他們的幸福就無窮了。

母雞踱步到了一個蔭涼的地方，這兒離開被太陽晒得熱烘烘的房子遠些。村子附近的牧場上有一個男孩子在放一條小牛犢。他老遠看見了工程師和孩子們就喊道：

“媽，可以把馬呂特卡趕回家去嗎？已經吃飽了呀……”

“還在嚼哩，”從菜園裏傳來了聲音。

“要是不把牠喝住，牠整天都會嚼的！”男孩子沮喪地目送着走開去的人們。

阿歷克謝·斯捷潘諾維奇的旅伴無論如何不同意把他叫做“廖沙①叔叔”，而寧願正式地稱呼他爲“工程師同志”。十二歲的——或者像他自己所說“三八年生的”——謝遼格②稍微有些怕羞，由於這一可愛的怕羞，他雖然很想講話，却害怕自己先開口，而樂意於詳細地回答問題。瓦尼克③的年紀輕些，老是急匆匆發表意見。他很頑皮：忽然之間會用手倒立着走。兩人都生着淡顏色的頭髮，鼻子上都有雀斑；兩人都穿着在腿彎上用鈕子扣住褲腳管的短褲，一點也不注意光腳板上的無數傷痕。

“只是到溝壑裏來走走看看嗎？……”瓦尼克失望地拖長了聲調說。“我還以爲……”

“別慌，”卡爾達曉夫保證說，“我們還要研究露頭，露頭就是不長植物的光禿禿的地方。這樣我們就能知道壑岸是由哪種岩石組成的。”

① 廖沙和阿廖沙都是阿歷克謝的愛稱。

② 謝遼格是謝遼沙的愛稱。

③ 瓦尼克是伊凡的愛稱。